由庚堂集

由庚堂集卷之二十

縉雲鄭汝璧邦甫著

記

遊武夷山記

余分藩汀南中丞耿楚侗先生約遊武夷從宮前循舟九曲而上諸峰排兩岸肅客大藏峰藏舟于壑懸崖千仞即稱魏子騫昇仙虹橋亦千百歲而木若新何也晦翁仁智堂在

五曲天然一隩宅矣水簾洞瀑布如白龍乘風飛舞變幻萬態高廣遜鴈岩之半皆奇觀也而接笋峰則又奇削矗雲霄絕鳥道木梯可二百步傳岩而登楚侗先生取匹帛輔身上數十級以兩脂而止語曰不登折笋如不遊武夷余以楚侗先生㕁步故未登然衷不能已已及秋余轉官粤東別直指于崇安當經武夷決策登折笋寮鄭滄濂張龍津二公

遣丞爲余置酒仰止亭下戒丞余登折笋乃
陳席不則止余勃勃奮至則方過雨梯滑甚
道士止余余見丞飭戹待乃益奮登梯盡處
道士請凝神蓋梯窮即轉小木橋以度橋壓
容隻履架空懸之下視萬仞淵也余幸具濟
勝遂度橋坐石臺恰對仙掌峰山中貯澗水
待客方坐次忽瀑從仙掌飛下劃然鏗訇心
目俱豁巳從劒脊岩登仙奕亭飦清微館儼

然坐雲端俯視蠻觸界九曲如溝萬峰如塿非復人間世矣時汀司理金君倖謁余至仰止亭余數招之竟不至余既下詰之則曰明公自謂攬勝探奇不佞以爲蹈危冒險余願之同飲二公酒沾醉焉時一道士從西華來長髯瀟洒遍遊名山余問何者稱勝道士言山水恒不能兼故或峭而槁或夷而涔碧水丹山爭奇角潤聚而成趣其惟武夷乎余賞

其言比歸移書報二公曰余遊武夷矣二君
猶之乎未也當有置酒卻止者君其舍諸

清寧臺記

榆林都御史院之北有臺焉爲一方風氣衞余十年前備兵中路猶登斯臺今季而臺廢僉請復之拓石累土高增昔之二廣倍之上爲拱辰堂堂三楹屹屹而嚴嚴四望廣莫八荒我闈歸然全鎮之槩維時李大將軍如樟劉觀察餘澤寔襄厥事衆亦欣睹其成請命名命曰清寧之臺而爲之記粤自玄黃初判

乾坤成列而陰陽行乎其中矣華居內統天
而夷處其外徼猶陽之不能無陰也五帝以
降三正鼎代夷狄間亦猾夏然統紀握之中
華不失清寧之軌漢唐宋一周天也漢稍振
唐漸陵夷至宋而胡元入主中國冠裳倒裂
乾坤毀而三才澌盡無復成位之舊矣我
太祖高皇帝驅除羶穢混沌重開繼我　文
皇三犁虜庭竄之荒漠之外萃土耀于光明

功德直符盤古何論百王以故二百三十餘年來乾貞坤奠內謐外熈詎非元會文明之盛際乎哉然取自勝國備亦加嚴焉　文皇定都北平聯絡九邊而樹之鎮延綏古上郡也成化間徙鎮榆林扼套虜之吭得勝算矣材官健兒雄甲九塞然地苦不毛米珠芻桂虜在儲胥外環千二百里黠虜時出沒三路間制馭綏懷厥維艱哉夫今之籌邊者無踰

戰款兩端夫款者柔而撫之坤道也戰主自强震而覆之乾道也乾健不息握先天之符而含弘厚載居之坤雷霆雨露舒慘何心要以大生廣生而成功則常清常寧之道歸焉爾虜自莊皇帝許貢市論者嬈之前代和議夫款也而若漢唐之和親宋之增繒辱國誠甚而今無之表餌示縻政不猒以空庭爲快惟是人心無兩持一於戰不必有款則可

閫用款恃款而忘戰或戰與款分精而詘力
甚者生釁意外媮安目前詎卒卒不能戰亦
安能長有款蓋臣謀國然乎哉日套虜款塞
業已許余至則飭經制申約束委三萬餘金
畢款事而壹意惟戰備爲兢兢時而登臺躊
躇四顧當其青天如洗黃塵不飛氈裘毳落
點點搖尾于受降之帀輒慄然深思豈其野
心久狎可無曲突之虞乎亟事綢繆徹之先

兩榆東莊明諸犞酋之所居也山川糺繆繕
固金湯以遏蹦跳其西則平沙失險人爲城
戰爲守秣厲加嚴防環慶鄜延之突入榆中
居重馭大軍整練魚麗肆備策援若覩食宜
備疲困宜邮勇敢宜倡則三路埒爾夫邊者
幅也衣弊自幅今世承平乆正虞日中之昃
脫邊烽時聳中外牟騷安得晏然而巳乎乃
直北眺　神京根本在焉惟　聖天子建中

和之極羣公卿贊參位育惠此中國以綏四
裔永綿我　明萬萬世無疆之曆陋漢唐宋
於下風則必有任其責者余疆吏也以固吾
圉而已爰紀歲月用志余儆且曰余之有斯
臺也遐觀深省不歟爲方隅衞者因鐫之石
而系以銘銘曰

崇臺言言四覆洞屬焉高以軒鎖鑰秦晉
控接所連蟠方戴圓爰清爰寧爰錫嘉名

耀我文明於昭日月固鞏金湯玁狁來王

欽哉守臣爲憲文武保釐玆土外攘內脩

自公退食于焉燕息匪惟衎游是謨是畫

朝乾夕惕衣袽炯戒在彼安流肉食敢謀

厲我士馬飭我干矛桑土綢繆億萬斯年

永綏廟社乂此區夏職思其居敬勒貞珉

以告來者

栩栩齋記

楚陳立父爲園于雲杜之城東門名之曰大隱而繇心遠堂而北構寢室焉顏其齋曰栩栩取莊生所志夢蝶語也一日遇仙都而語余曰吾子知我乎夫吾寄吾形于天地長者百歲焉止矣而晝夜各處半焉故散吾目而之園則吾園之有堂也臺也池而圃也皆供吾之目涉者也安吾身而之寢則茲齋專焉

而百年且半也以故吾之宦遊不能一日忘吾園尤不能一日忘吾齋蓋時見夢焉子知之乎請爲余釋所謂栩栩者余笑謂立父曰有是哉不亦善乎而名之也夫蒙莊氏幾之矣而不能踰也況吾與汝楚越也夫惡乎知之雖然余之以名同子也安知余之非子耶夫惡乎而弗知之請講以所聞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夫化化者不化者

也而夢出于不夢者也人旦起身不出戶閾而意之所汪歷九州而騁萬古夜偃臥于匡牀之上若屐拘株而夢之所交揖讓馳驅與晝爲一使者其誰耶其有真宰焉而不能自巳者耶夫泰初合靈無臭與聲虛而生物寓宅于形藏之冥冥寂而惺惺其靜也淵澄其動也天行妙萬物而不可爲名人一受其成形而日夜損乎其真可不謂大哀耶人夜而

夢也旦而診焉知其爲夢也詫而置之晝之所爲不瞇目而囈若狂若馳而莫之止夢之至也而不知其夢也樂而無涯以徇之此所謂大夢也而聞道百者竊竊乎知之瞋而據梧劉而槁心塊然獨以其形立斯亦近矣而皆無與乎其眞吾何以知其然也人之吊詭者一交睫而國君僮僕役役焉而不休病瘵者目終夕瞪而不得夢也其一化也其一不

能化二者有間矣而離神一也故至人從心而毋意若水之流而不波故應馬牛生柳肘而弗爲真夢傅巖寤姬旦而弗爲假此所謂適乎晝夜者也夫蒙莊氏特覺矣託逍遙于鯤鵬徵大化于胡蝶化則亡我也逍遙則亡物也彼其視生死若浮游孰肯以世爲此拘拘者乎夫是之謂大齊立父有味乎其言而取以名吾齋不亦善乎而喻之巳雖然立父

神朗而智周周履芳而見獨其爲園自諸生時
也適榆枋而快之今圖南而九萬里矣所見
亡非園者彼視奇吾形于天地蓋萬古一瞬
也視游吾園猶栖一枝於鄧林也視吾齋猶
覆一蕉于夢澤也方且觀化方且不化又奚
數數焉以成趣一丘爲事哉意而子從旁鼓
掌曰辨矣子言之游漆園之樊也然則子知
之乎余曰吾惡乎知之夫其離之以其知之

夫惟弗知是以弗去噫嘻吾與汝皆夢也而

強爲之記

遊白雲洞記

愚谷主人雅好遊遊無常名山福地則遊花辰月夕則遊當其意得即一丘一壑一寒一暑則亦遊遊而趾恒錯者曰白雲洞曰仙都曰小仙都舒嘯流覽坐臥惟適與至賦詩一兩篇頹然嗒然不知日之夕也萬曆癸未正月既望條風扇煖春日初霽遂獨與白雲期由舍前呼舟渡林村從家大夫道桑麻半餉

取徑謝山頭時梅花盛開香撲里許紆百盤
而登望城中比屋鱗次諸培塿錯溝塍中如
魚麗呂四望空豁艸樹欣欣春色極目殊可
人意好溪自灣潭縈流東渡綠波環山汪汪
千頃鵜鳩二峰奔馳南下如駛鳥道從山脊
過僕夫蹁蹮著地肩輿蹈空而行俯瞰岩壑
岐嶒千仞盖仙仙乎御風矣過鳩峰折而南
可入洞奚奴迷失道坐石上遲之誦李白遊

仙詞數過傍一石似蟾蜍向余睥睨環抱萬
峰應接不暇起步而東入洞天門洞南鄉石
竇中劃敞可三楹中供諸如來左爲禪關稍
入爲來仙閣右爲曇花樓懸崖置屋多自余
舅氏斗山先生洞前羅千嶂如屏如畫而小
偃都當其戶樞石笋集仙諸岩分行屹立若
列真應門爲上帝衞洞之勝以此洞僧如清
坐余來仙閣結跏一炷有老衲自粤來禮佛

甚虔第未入三昧與語少頃出餅如來前餅罷研硃點唐人詩抱膝長謠白雲冉冉若知余者如清引余觀昇僊巖及徑九折而上取險爲奇如清指點可亭可臺可壇處甚悉而絕頂隣霄羣山盡僂天地爲宇日月爲燈如清當未盡知也坐久長風振衣仰天獨嘯遂得二詩書之洞壁而夕陽下山僕夫促余歸矣步出洞如清送之蟾蜍石所坐對西日半

入碧雲紅光吞吐散成霞綺即日觀所望宜
無過是遂度嶺如放舟諸山亦漸迎余坑衡
而起比余下則舉首天畔矣至林村奉家大
夫登舟而雨垂垂下回視鄉者陰晴固儵忽
哉先是余將治具遊仲氏邪煥曰伯子亟遊
乃爾遊樂乎余曰子非我安知我遊之樂與
非樂與仲氏笑不荅逮余遊而歸樂乎非乎
嗒乎不自知也然則遊奚爲余友成之甫曰

夫知樂者人忘樂者天天與人不相勝也夫

伯子茲遊天乎盍記諸

畱鶴記

余以庚子夏來南奉常署中故清曠有山林之致余心樂之它署多鶴奉常獨無有一日葉臺山宗伯以兩翼相遺作歌侑之稍添緱嶺景色顧隻影孤鳴翻動人凄思隨亦化去客有贈余雙鶴者僊僊羽衣一鳴三和悠然觴咏晨夕與俱余忘二鶴之羈棲二鶴亦忘余之岑寂相得甚驩也壬寅冬仲奉　命撫

延綏且出塞留之署中二鶴依依若不能舍余者因呼語之曰夫物各有適晤遇亦有時嗟爾以凌霄之姿作翫人間耳目已非其質矧從絕徼風塵遊乎奉常仙署也諸君子至于斯多逍遙御風而行日與爾相容與寅清夙夜以贊禋儀之盛翩翩若戲太清夫豈鞲乘軒者倫哉爾宜留余遊倦矣即且歸老仙都維時爾翩翩亦且就嘹唳九霄中當秋風

起時有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請爲爾期

二鶴唯唯因記之

南畿督學陳懐雲先生生祠記

古今教士之法詳矣漢以上愈簡而愈率漢以下愈繁而愈離離則隆情率則隆性其離率之際士職其趨舍而上職其轉移所以刋情約性而歸之禮者一人焉起而任之未嘗不可返雕復朴而廻翕變之風也督學使者古司徒任然古徵行今徵文古主養今主裁斤斤然日提三尺程士士之裂尺幅寄徑竇

俶儻奇衺諸溢於才而不以法檢者一以是
繩削之不少恡而江南爲尤甚故先輩自楊
裁菴胡象岡耿楚侗諸公外率緦緦以畢事
爲能盖誠難之矣豫章懷雲陳先生特具淵
妙歷秉清機自乙未迄辛丑兩經造士三與
歲閱凡士之慗而才與才之伏而章章而未
盡者先生剔而收之無遺能其才而裔裔而
膚爲清餖爲藻者又繩而劖之無遺力士初

憚先生嚴嚴而滌汙返素爭赴磨濯已又樂先生寬寬而稍席其寬又尺寸必晝而介岸凛然其所校士云論前茅推轂庶幾知已即秕𩏑瓠落皆退無後言嘻亦難矣當先生在事余實遊南都南都故所稱六朝餘俗然覩其士顧質茂多悃愊與之言澤於仁義而依於愿厚視昔大有逕庭夫不知先生之洗以善而顧化若此速邪而他郡可知也頃先生

以衡文最入貳冏卿行之日士皆裹糧千里
籯縢相望迄今三年所於謳者愈盛而思者
愈穠因相與謀寄其思者則尸祝可尸祝必
京兆可於是郡諸生走京兆諸生京兆諸生
走京兆府而余適以奉常受署進諸生而庭
詰之學使者衡　命校士非以市恩爾果才
邪則知固其分而上不任德果不才邪則人
告不自知而上亦不避怨奈何越千里紲群

策沾沾役役爲也而士則有辭矣夫上之右
才士者常也先生則務長之養之厚其鐔而
恢其器凡一時服在官常卓爲臣鵠卽橫經
絃誦者隱以鼎自重繩喬士者亦常也先生
則務洸濯而燿之光明以故才者成而喬者
奮比先生三次校閱而昔之殿且有最者矣
曲成雅化寧有旣焉他如學宮之葺飭廢窳
之興復課閱之精勤廉耻之風厲不獨易我

耳目且格我心志諸生進而得生平所未有退而思父母之成我則謀是用集耳不然上之拔者少而置者衆卽下之從者百而違者一亦疇能翕應若是乎哉余於是睹士心之可古已夫知人固先生餘事而長養成就使國家獲才士之用數十世未有旣則今日之報先生者猶未爲腆也旣檄下所司稍檢其會計四方之鏹一日而集其擇地鳩材率聽

諸生自爲之旣成而肅然莊遂然閎可以慰
仰止可以羣居業而諸士之謁堂下者若目
聆先生之謦咳而成者愈脩奮者愈起也則
先生之教諸士庶幾無倦乎哉夫先生負台
輔望秉樞握銓方爲　社稷所倚重異日者
鑄盤盂而列於瞽宗此特其一隅耳不足爲
先生重而且以重京兆可也諸生請余紀其
事并以昭轉移之畧爲養士者鏡焉

日觀記

萬曆甲午秋余東巡海上至登州公事畢趙觀察壽祖請觀日宿蓬萊閣閣踞登城頭怪石齒齒海水嚙之風雷落枕似宿星宿海中五鼓候人喧呼觀日起視遠天浮白稍析若木枝城中猶黝[illegible]也須臾紅光從綠波中蕩漾忽擁一丸大如盖色如渥朱吞吐久之金紫注射儼若大羅浴丹赤水芒頳觸皆爲眩

矣顧見鼉磯大小諸島點點如落星雲氣乍
改萬幻畢呈鶩者蹲者矗者懸者不可爲狀
余意蜃樓且現乎候人則謂此小市耳趙君
進觴閣前忽座右擁千百峰岝嶨巃嵸黨天
而摩碧余驚問何山從者曰此山市也終南
太白紛在几席間斯亦奇矣爲劇譚始武祈
仙事引滿而罷余嘗登太山望日然濛汜惝
恍意而已耳登四望際海月從洪濤中起冰

天一色故自奇絶余因作海日觀空明寥廓便覺身如一葉浮滅漚中於塵世蔑如也

由庚堂集卷之二十終

由庚堂集卷之二十一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傳　碑文　誌銘　行狀　墓表

高隱傳

浙以東諸山自蜀岷來入武夷東折而爲仙都鬱盤三百里稱祈仙洞天居之者翩翩若神仙焉又自仙都曼衍迄鴈蕩天台相距亦三百里而遙神瓏鬼琢劃然天開觀更奇矣

而天台山者實餘姚諸山之别祖也餘姚當
山水交會如百圍之木其杪屯雲專榮結碩
蔚爲人文產爲異品不獨勛業彪炳卓冠寓
內即硜節好修之士岩居川游亦矯矯與雲
漢爭麗可不謂奇乎哉余所交倪君洪範嘗
稱其大父忠石先生有隱德乞余爲傳余以
是論其世焉先生諱賢字汝濟系出宋禮侍
文節公思之後中憲公宗正第四子也生而

奇頡絕人中憲公愛之嘗攜宦遊京師有同
舍郎汪者善奕時先生巳稱國手輒與汪奕
奕輒勝後汪督學兩浙行部會稽公迎之道
汪戲之曰以子之才而淹諸生間耶今者試
汝以文復能先人一著否公慙而退束衣巾
縣之館粱由五洩歷鴈蕩之武夷尋仙無意
人間世汪聞而追之無及也游數年歸見長
公英英起喜曰吾先人之業庶幾無中絕乎

小子勉之遂棄去舉子業壹意道古自五經子史外星曆玄釋之書無不精解顧獨嗜有韻之文長于詩賦所爲古風近體騷辭凡六卷藏之篋當三百篇云嘉靖壬子間浙苦倭患先生肥脕髮上指與同里吳中山公畫城守甚具中山公者姚之名大夫也喜談兵素以節槩重先生因屬先生著韜略以濟時艱先生臚列天文奇門六壬將苑書爲二十八

卷鼇鼇破的中山公間以示大將軍戚公大奇之欲羅之幕中先生笑曰吾薄舉子業不爲今且爲叅軍耶謝之去晚年居一室中無長物惟餘淵明子美詩與所手詮叅同契二三册而已每遇春和景明朗月霏雪杖藜登龍山之巔與同志五六輩脩小蘭亭之雅歌陶詩一闋作子陵操奏之流水間疏食敝袍怡如也於戲若先生者所稱遺結襪之榮高

披裘之節者非耶惜不遇漢文叔名不彰然
奇自在也余家仙都時往來武夷鴈蕩閒山
川之奇甲于寰中而籍不登五岳之樊獨以
其磅礴峭峚之氣負靑天而垂名卓絕爲世
嘆賞倪先生逃名而名隨之將無類是論曰
士各有志道義與功名遞爲重輕倪先生遇
故人不可謂非幸矣竟以一言義不辱没其
用世之槩而晦跡終身毋乃已甚乎及效其

行事又非祿祿隱者想其與汪對局時千秋世態固已一笑浮雲之矣自非川岳挺靈能然乎哉夫名山大澤龍蛇生焉桂樹產泰岱之阿飲露而榮春秋倪氏有培之者矣發祥戩穀亦何必先生身爲之也

儒學教諭廖先生遺思碑

今仕者樹功德而遺思於士民非三代直道行哉然而路傍之石多得之郡邑守牧之吏而學官於弟子不聞見何也夫順風而呼勢未有不加疾者也郡邑吏操犄致功朝運尺寸而暮澤四野閭閻細民沾沾誦義相與尸而祝之彼咏田疇而歌穡稌者寧必槩其平生洞悉其底裏哉學官所聯屬者博士弟子

所稱說者詩書道德所漸摩而應求者獨精神表型巳耳他固無足表見也而釁序之月日責於楷模者甚備又非若閭閻細民受賜一分而驩虞終世也故非其篤行純備而精神流浹於士之心府維結而不可解斯無後言且不得而況于思哉縉雲去思自邑令周公而上豐碑相望而文學博士前此未有有之自廖先生始廖先生者閩之順昌人也諱

文涵別號王南選貢爲汀州府學訓導萬曆丁丑來爲邑教諭凡五年而陞襄國紀善以去去之日博士弟子戀戀不能舍雪涕而別之祖道歸而悵悵乎其有失也謀永其思于石而徵詞不佞不佞試詰博士弟子所以思廖先生者何則交口而譚先生曰吾師乎吾師乎身去而神留矣安得弗思蓋吾師之始至也望之不勝衣訥訥然不出諸口若恫乎

其無能也既而即之中虛而朗氣夷而溫酌焉而不盈汪汪乎其無町畦也久而與之處身無選行口無擇言表裏終始澹乎洞乎如金玉之相而熙春臺也諸生執鴈不目擕進而禮之無間色即貧者急而請若外府給之無問劵也食不充兼豆而月試諸生必自宮中盛供具即諸生執經問字款洽終日無問勞也居不華數楹而公門必歛晉捐俸修文

昌者一脩啓聖者再新木主堂階廡扁者屢無問費也會諸生則時時稱說賢聖道往古孳孳昜之學而不以諸生媚其上人卽奔走不時受上人許不少動曰吾不欲虛諸生分陰而博宦譽也諸廩餼膳竽類先諸生而薄自取有從貧以見給先生薪水者先生折券遣之曰吾終不以徭故苦孺子令而父遠念爲也先生推誠待寮友而持介不私受諸生

干自節朔外不一投足有司故任質耻矜飾上官前曰吾爲師儒豈其以尺寸進老作里中贖也夫若此者往他先生或有之而難乎備卽身備而侈有之也凡廖先生所爲者自其天性然爾先生不自知也卽人或稱先生先生歆然謝何有也先生濵行無幾微芥其官所念念者諸生耳此其神固在夫安得弗思嗟乎世之仕者爲其所可名不爲其所可

思而爲士民者思其所可名不思其所不可忘如博士弟子言先生非有掀卓可喜之功如郡邑吏之菸然能名也然博士弟子去而思思而永之石不啻田疇穲稏之謠則非豈其人之精神傳哉何謂得士之難也夫學校公論所自出而世風淳漓繫之學校之論公則天下有清議士子之風厚則鄉井無媮俗廖先生業巳王官去而博士弟子猶然念之

不忘此不足稱厚道哉不佞往嘗許吏于閩而得廖先生所以分教汀庠狀比歸益習先生固知博士弟子不阿所好而尤喜吾邑之風居然厚也是以昌言之雖然廖先生能得士而不能達于仕者之許卒以王官去也則謂何耳於戲榮名千古藉第令先生能自達而漠漠於諸生夫寧以彼易此哉後先生者可以思矣

龍泉令陳侯去思碑

廣陵陳侯令龍泉凡五年晉儀部郎以去去而士民思之不置嫣金樹亭于城東門外勒石以志永永相與戒王進者曰陳侯普惠一邑不得以獨進私所嫣錢自三至五爲率一日遍窮谷而告成事走父老數百里丐言于不佞不佞睹諸父老多木吶長者誦陳侯不啻口出而思恒溢于詞嗚呼此足知陳侯矣

乃不辭而敘之侯諱應芳字世龍揚之江都人舉萬曆甲戌進士拜金華令有聲以先中憲公憂歸服闋再補龍泉龍泉介在萬山稱巖邑而先後令坐不治免當道請以異等往乃得侯侯至諏咨周覽嘆曰夫民固可義使奈何難視之也於是集三老明約束一時易觀聽以從邑賦故繁先是惟責之在官者諸豪猾及一二悍里負進積逋爲善良困侯用

平徭法令戶各自輸而告戒安仁諸里無後
期咸踴躍聽命逋以盡完邑故使氣好訟上
官牒日下莫得竟侯為禁唆誣雪冤滯聽民
和息而取其猾獪武斷者寘之理每所擿發
人人稱神君終侯在無一赴上官愬者會邑
當度田侯遍歷阡陌間伏莽無隱互而又為
之酌貧富均里甲一夕定吏不得上下通邑
稱平會行條編法侯令民手輸入公帑不毫

取奇贏一切蠹費悉汰罷嚴戢隸胥無敢擅
入鄉鄉貲帖席犬無夜吠盜賊亦相戒不踵
侯境浮人歸業者數百家侯才卓犖又在事
久脩廢興墜舉百年利弊更新之尤加意造
育人才大葺學宮時時進諸生誦說孔子多
士翕然嚮風焉侯性耿介無脂韋上官前而
禔身廉甚嘗兩入覲不受民間一夫直出俸
錢載數卷以行其為政尚明決人莫干以私

而出之豈弟未嘗輕入一辟故吏民懷畏五年如一日先時侯當考滿報催科不及格或說侯急之侯曰奈何以令故捶楚民民聞之更相擔負課竟最郡守蜀李公數爲余道龍泉有令似倪寬與父老言合然余竊觀父老一言一思謂龍泉非得侯吾儕安有今日津津乎若所所稱說不足當侯卽其心所思跂語不能得十一也嗟乎此足知玆邑思侯之永

矣蓋昔者召伯樹甘棠之思于南國田閒之
民咏纔數語耳迄今千載有餘慕焉則思深
溢于其所以言也輓近世巷歌里頌類侈譚
其上之所爲惠而學士大夫之所代言又張
大之豐碑穹碣軼龔黃而耿賈杜然移時而
質其人有不能以名舉者豈非文溢而意易
竭使然哉龍泉民故椎樸有南國田閒父老
風而所稱慕陳侯吶吶然質有之以此志思

又奚問金石哉不佞舊識侯于蘭署又從考
功得侯治行爲詳間再過龍泉耳熟田間語
知父老信也夫以父老之思溢于詞而余以
詞溢父老之思豈惟媿諸父老請郎以知侯
而非也且懟余素矣故直以父老言書之石
令思侯世世媲甘棠焉

明大中大夫廣西布政司左叅政斗山

樊先生墓誌銘

故廣西叅政舅氏斗山樊先生卒之三年爲

歳辛巳夏四月孤問孝等奉葬先生于萬安

山之原而持狀家宜人前命不肖璧銘其幽

嗟乎自先生之解藩政歸也而不肖成宦游

比不肖歸而先生已捐舘舍無繇從先生問

奇質業不肖擣焉心折又安能以黠淺之詞

銘先生哉雖然誼在骨肉固習知先生其敢辭按狀先生諱獻科字文叔別號斗山其先儀真人元季進士萬者提舉處州路儒學歿于官子杞孫幼不能歸葬之麗水之水東已徙居縉雲叢桂里遂爲縉雲人杞孫三傳爲慎齋公敬舉賢良給事工科歷江西參政清惠名于世敬生潛潛生祿祿生鐸咸潛德弗耀鐸生高客教諭一所翁守則先生嚴父也

翁負奇節不屑生人業初娶于施生獻忠落
跅不當翁意居常深念繼娶王孺人生男三
長即先生次獻籌獻綱女一爲家宜人先生
幼卓犖翁愛而奇之垂髫即能讀父書甫成
人盡通經史百家語補邑弟子受餼爲太守
孫公存所賞鑒而是時翁以仗義忤縣官幾
廢箸藉先生力持又善周旋異母昆姪間用
是得無內顧嘉靖丙午領浙江鄉薦丁未舉

進士高第由行人拜御史南臺上便宜十餘事鑿鑿關國大計已何丁母艱哀毀踰禮服闋補侍御史按真定諸郡郡故三輔地多貴人難治先生持斧至則按六條飭諸吏豪貴骫法一以惠文治之於是吏緦緦奉約束諸豪貴亦斂手避驄馬諸郡肅然會有詔徵來年賦佐軍興饑民𡠺為盜先生上疏言狀特蠲近畿賦而令所司貰脅從弭盜存活千萬

計滿考封一所翁御史贈王母太孺人復按
閩首劾罷文武大吏若干人墨吏望風解印
綬去盡出贖鍰濟軍奏減徵予民諸一切凮
蠹悉汰罷島夷寇泉州先生馳入泉走賊賊
分道陷福清則又援福清毎授諸將方畧奮
服若神是時非先王閩且岌岌及㞬當代吏
民詣闕再借臺議遲其代二年前此未有也
歲戊午監鄉試得士爲盛王僉憲時槐閩清

令盧仲佃皆良吏大計坐南都風聞例當罷
先生力白其事得殊陟分宜相鄉人守延邵
怙勢虐民先生爲糾去時論韙之有豪家子
擅殺儒生莫敢問先生立寘之法權貴居間
萬端竟不聽先生按閩乂聲籍甚適督撫爲
先生論罷或謂入金分宜相爲壽可遂移中
丞先生笑曰吾豈危人自爲地哉時一所翁
老且病先生請告侍湯藥居一歲翁卒柴毀

如喪母再起刪卷南畿資故當內擢而以持
法不盡當豪貴心出副使出東不數月陞廣
西參政竟用中者以御史解歸先生歸則葺
暘谷自雲諸洞與畸人方外游興至輟浮大
白賦詩數篇飄飄塵垢之外自稱都僊下上
名勝矯健如飛一夕忽夢過錢塘有凌霄飛
自狀遂自擬不起矣嗚呼痛哉先生性倜儻
不俛俗遯齪自其少時即好義敦操及貴益

行其志嘗葬其上世數喪不以累諸叔昆弟
即諸叔昆弟內外姻黨待先生而舉火者若
而家所與先生筆研友時時酒食相慰勞有
急莫夜赴之無難色垂老一日也先生既孝
養二尊人歿復崇高墳志終慕諸所經營義
舉悉以身當之則又裒先世翰墨爲樊山摘
集倡樹青瑣坊表慎齋公祠僊靈毓秀合祀
大父父母孝思足風世世云先生業已貴而

簡約終其身時與家大夫諸知舊爲崇儉會

郎田父黍肉餉未嘗不饜飽也先生居御史

臺十八年上封事甚都其校著者如革宂闒

追吏賍久任督撫重邊鄙監司皆中時窾綮

至今施行之治門內外惟悉日課諸子以經

訓大義玉樹森然起所爲詩文遍工部子長

宦跡半天下山居幾二十年著作日益工有

讀史補遺樊公疏議旅遊山居吟稿藏于家

先生生正德丁丑閏十二月十八日卒萬曆戊寅四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二葬以四月十有六日奉厝一所翁同窆焉嗟乎先生雄才朗鑒足肩鉅投艱朝埜望在三事而位不竟其施晚歲遠寄冥搜真想可上仙而年僅逾指使豈天於先生有所靳耶然不肖從縉紳長者語及先生手輟加額而閭中兒童父老無不知有樊公者斯其施亦溥矣先生

之易簀爲詩有曰笑問滄桑何處覓茫茫天地卽浮漚嗟乎此豈可與戚戚去來者道哉不肖家故貧又椎甚藉先生以幸今日有鄒公之感乃忘其僭陋撫狀爲誌而系之銘銘曰蒼蒼叢桂奕奕其芳邕邕威鳳鳴彼朝陽於赫柱史爲龍爲光八閩保乂兩都激揚旬宣西粵委順東牆白雲嘯傲僊都之鄉歸乘箕尾笑指滄桑均山翼翼雲水湯湯先翁

同止億載彌昌我銘貞石貴此玄堂

明故江西按察司僉事半川康公墓誌銘

不佞居蘭署天官邸則時時聞其寮稱半川康公康公云而是時公已致觀察政歸里中數禩矣萬曆戊寅不佞守藩汀南晤公里第一見平生驩乃知往寮所稱說者猶得公十一也居亡何予且乞身去公走數十里握余手曰自此岀足游者非武夷九曲則仙都爲

宕間耳余心許公顧爲中丞直指所彊持不
得請乃返汀亟造公所則公已病矣病不旬
日而公卒卒之兩月余擢東粤以行公之子
應午持康大夫誥所爲狀戒途泣請余銘嗚
呼康公余反不及面公忍銘公耶雖然知公
莫余若余忍不銘公耶按狀公諱憲字章甫
別號半川故匡姓宋蘄州刺史稠避藝祖諱
嫌改康世居仙槎村後徙廬陵後徙泰和最後

徙居水東爲長汀人公曾祖文德祖子端父穩皆潛德不仕公生而岐嶷五六歲即能誦詩屬對八歲試郡縣信口作綺語衆奇之稍長益嗜學文彩蔚然封王事鄧松澗公以女妻公令伯子王事君授公毛詩補郡博士弟子歷試輒高等有聲黌序間嘉靖庚子遂領鄉薦公自謂一第可唾手得乃三上春官皆不偶嘉靖壬戌春郭東野公初握銓思拔異

等公乃嘆曰丈夫遇知己在在揚眉勒鴻鉅何問甲乙妄苦而公爲也遂謁銓試而郭公得公卷果嘆賞顧少宰石麓李公曰是非所謂異等耶遂首錄公授司務禮部公夙夜翼翼毋視廳事畢則端坐鉴誦聲徹署間會乙丑試士南宮公協贊宗伯事事惟悉諸大夫無不推轂游揚公者郭太宰故知公遂調公吏部公司吏部務端雅清慎如儀部時而經

理大計諸所防範尤精恪一考最擢兵部職方員外郎督禁門內外捕金吾校隸咸畏公勤明不敢妄邏緝受銀幣賚以覃恩封公父如公官母贈宜人故事由銓部郎他署者出則叅大藩公當調故引邏得僉事江西分部南昌南昌當省會繁劇倍他部又日繁折中丞直指前周旋稍後即雌黃隨之公獨孜孜盡心職業布令部中舉保甲立義倉與學弭

盜一以廉勤身先之而拙於周旋磬折郎以事上中丞直指惟行吾所是不他顧嘗一事三四駁而公持牘自若曰吾外臺奉三尺從事不效則掛冠洪都門去奈何戀升斗而以法媚人也直指某者喜人磬折見公簡率已領之有所上輒軋公公持益堅會公滿考當奏聞直指故徐徐公遂拂衣東歸行李蕭然士民遮道臥公轍不可得咸爲公扼腕公顧

怡然謂天實佚我歸則誅茅城東顏其齋曰五宜羣子弟其中日譚經析義又時時與畸人野老下上朝斗冠豸諸名勝會心處輒留連句曰詩不求甚工取𢥠吾志酒不求甚醉取陶吾情客不求甚備取足成吾羣故無賢愚少長無不樂與公遊者公外雖朴醇而衷耿介家居十年足不輕入公府賓客卽欲公居間公輒面頳謝絕弗與通以故人胥嚴重

公不敢干以私公所居葦蔽風雨雖在人境而門可羅雀車馬無能喧公余嘗過公公餅余豆不盈列而貞澹若飲醇毎與余遊輒衣大布衣蠟屐芒屩余仙仙乎方外視之卽公視余子輿犁祀由然莫逆於形骸外也先是公嘗奉命治林貞肅公葬貞肅孫某厚謝公公辭弗受巳復詣其家公固謝曰平生慕貞肅爲人奈何受此辱貞肅也萬曆巳卯冬中

丞耿楚侗公行部入汀擬拜公里公故先避
將與山僧棹小舟他往余亟道中丞指乃一
晤其恬介類如此公生正德己卯四月二日
卒萬曆庚辰閏四月廿三日享年六十有二
所著有論孟類編詩書疑續玉壺氷平生詩
具嚶鳴集簡淡有致葢余嘗序之嗟乎世人
居嘗以康衈自憙喜然外適于境而中恒膠
膠不自得也若公者乃稱其命氏爾是宜銘

銘曰生而康兮視履旋兮歿而康兮樂歸全兮峩峩者山淵淵者川兮是爲康氏之阡兮

封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南麓李公暨

配田宜人行狀

余縉稱旋視履而介受福者必曰南麓李公璧生也晚然猶幸而登公之堂承謦咳而游伯仲間已復與其季職方君同筆研稱通家子知公爲詳郎委狀而釆志于大君子不佞璧則何敢以不文辭李公者諱琩字朝聰别號南麓其先隴西成紀人唐時宦遊淛東因

家溫州之獨山後自獨山徙台州之仙居多顯著于宋至以姓名其村迨元至正間諱德大者爲縉雲美化書院山長徙家縉之城東是爲縉雲人再傳而爲贈刑部右侍郎襲生四子仲曰耕讀處士檣孝行著郡乘處士有子二而其仲曰貢士顒生伯子長舉正德辛未進士給事中戶科以直諫事　武宗皇帝被逮父之得釋謫判福寧州卒而以名宦祀

則公父也母鄭孺人給事公三子伯處士瑊
仲撫州府通判珉季即公公生而岐嶷不逐
羣兒嬉戲稍長好讀書爲文立就給事公心
器之時時隨侍宦邸問關險阻中承志惟謹
甞出京遇雪口占一絕云夜來飛雪舞陰空
鳳閣茅廬撩亂中雙手向天掃不得寧如箇
笠片簑翁其素心已如此比給事公卒于謫
所獨公侍簣哀毀骨立不受當道贈賻恐傷

給事公廉節扶櫬長途下上峻嶺輒泣拜輓
者莘從容毋驚先䰟衆爲感動一時郡守林
公省吾輩稱給事公有子矣公承淸白遺幾
廢箸而伯兄又蚤世同撫州公爨拮据治生
公私之費不以累寡嫂而學顧日益進補博
士弟子督學五溪萬公試高等予廩汪公白
泉徐公少湖並加賞鑒先後邑大夫讀其文
輒相知許然自文字外不以私干以故尤器

重焉事鄭孺人盡志物能得其懽心歿而柴毀如喪給事公時叔楓山先生督家嚴公父事之與撫州公及女兄相友愛至老怡怡如也女兄中歲孀而無子有庶子以事屬家公率子姪助之亟問亟餽即一饋無相忘伯兄之子鋌以廩士歿諸孤煢煢公軫恤懃渠身爲理門戶事待成立始解顏仲子鎮娶于呂蚤卒而其父母亡無他嗣幾爲若敖氏公命

仲子捐貲求宗人經紀祀事艮悉處宗族姻
友間恩意備至聞人善輙喜談否者蹙額不
忍出口居恒莊靜雖對素所親習竟日無褻
容客或自相謔見公輙止弗譁里中人無少
長咸愛而嚴重公事有不平輙赴愬於公得
片語氷釋臧獲有過公多爲之容甚或遣去
終不明所以尤喜急人之困佃楊法葦將鬻
妻子償人金公代爲償而焚其券即對家人

未嘗一齒及其爲善無近名多類此公嘗副
其族兄瓏貢督學阮公試而堅欲以公應公
謂弟難先兄力請乃已比公應正貢則又讓
其族叔完曰叔耄矣爲請學博士而先之蓋
又越二年所始應貢時爲嘉靖巳未會伯子
大叅君鍵用工部營繕考績封公如其官公
雅負經世志而才又足自振乃竟奇于數凡
八試躓而始就貢當是時季職方君鋕業饋

廩學官客有諷公者曰公已當封奏記督學

移貢于季此兩榮而存之之策也公艴然曰

兒輩出處自有時豈其以吾一生窮經力博

虛聲而爲小子徑也竟投牒春官迄時大叅

君官工部襄三殿工柄相方羅天下士公貽

書謂士貴風靡中自立安計升沉大叅君矻

矻守訓多忤時或爲君危公聞之輒喜後柄

相罷大叅君以工竣陞光祿少卿轉南通政

司右衆議會　莊皇帝覃恩進封公令官公
再受封益自曠日讀書斗室中郎所居後岡
築霏翠亭引二三知己吟咏其間當道及郡
邑長吏一切閒問謝絕閒迫而後一報謝邑
大夫屢以大賓禮迎公固謝弗往也叔子鎮
續學而試應天又弗售公慰諭之曰人能無
愧此生布衣華於軒冕奈何以造物者爲此
拘拘哉職方君庚午舉于鄉公稱祖德馳書

戒無溢喜後職方君舉進士復貽書曰汝吾幼子登仕且晚父母及見之幸矣宜壹志在公毋念老人爲惟靜寡過惟儉養廉論是非不論利害士人立脚當如是爾吁此可覆其志矣甲申秋公病且革治命纚纚無一語及私媚朋中有貧而貸進者命折劵毋問有求而未及應者命宛爲之濟端悉無異常時人咨嗟異焉公魁梧脩偉望之儼然而真醇博

大人之溫溫長者平生不為詭詞矯行而言動辭受一師古人而約之中常誦陶詩稱心固為好之句自心所不安勿以為也至滿心而發言言靡鑑矣嗚呼若公者詎可不稱完人哉自公為給事公也子人稱公有父矣而公守清白之遺勵貞士之操力學克家以績承給事公以不媿其所以為子及為大叅諸君也父人稱公有子矣而公敦義方之教遵

萬石之風履道秉義以佑啓大叅諸君以不媿其所以爲父自公之表正鄉閭逍遙泉石身不出家而時出其緒餘寄之大叅職方君以施于政而遂之國自公之遜名樂施好行其德不盡取之人而既以予人已愈有榮名壽考若聚之順而縱之于天得全全昌盡人世所難兼者公洵備焉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又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誦公非溢也

公所著不盡閣草存笥中者詩一卷文一卷
有大雅風享年八十有四配宜人田氏田邑
著姓宜人爲進士堉曾孫處士養和女父家
故饒而歸李公乃食貧無幾微顏面儉勤孝
敬所順適翁姑心而和妯娌者靡不周備教
諸子嚴自幼一舉足必繩以禮職方君七八
歲時嘗得遺金於道宜人見而杖之亟命侍
者挾歸原所細微必謹若丈夫然與南麓公

六十年雍睦如賓稱儷德云封安人進封宜
人後公兩月而卒享年八十有五子男四長
即鏈嘉靖丙辰進士歷四川布政司右叅政
次鍈次鏌俱國子生次即鋕萬曆甲戌進士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孫男九曾孫二
諸君卜合葬公暨宜人于玉屛山之陽不佞
璧稍次其行而爲之狀自惟不文而不敢以
阿所好也若夫揚太丘之潛德令泰阿桂樹

生馨于崇林勒有道之新題俾少微星杓垂
光于玄室是惟如椽之筆以俟之立言君子

故宋閩冲郡王墓表

王諱若和字華甫姓趙氏宋太祖季弟魏王廷美之十一世孫也自理宗時封閩冲郡王胡元入中國逼諸君之閩已復逼而之廣當是時趙宋之社已移少帝子子然亾慝於粤東窮海之濱從官侍臣惟張世傑輩相左右爾餘多首鼠狠狽去宗人落落晨星三五在天計亦莫知所出矣王獨以身依少帝與世

傑等間關險阻奉帝航海就新會之崖山居
焉節一旅一成不忘興復時時顧天南嚮藝
祖之靈涕涔涔下也王館甥于崖山斗洞太
師伍隆起家藉其糧餉軍軍幸一時無乏居
亡何而元兵大至王連日鏖戰戰轉北王撫
胸號天呼曰嗟乎天不佑宋一至是乎臣力
竭矣乃與其從許達甫黃侍臣等以十六舟
奪港而出庶幾得當以報帝至淺灣遇陳宜

中議往福州爲臣復計比舟迦南澳上可七十里颶風大作宜中舟破王舟亦爲風蕩飄浯嶼東行李靡遺者王念大事已去無能誰何獨身有死耳已復念即死而少帝設俱不諱誰哉延趙氏後者遂就漳浦之浦西登陸築室銀坑以居而是時少帝舉家沒於海元兵且求王急乃諱國姓從侍臣竄稱黃氏居數年復徙本邑之積美占籍爲編戶生作力

業以自給而浦西之田疇廬舍盡以予許達甫黃侍臣二家曰從我於顛沛世世無相忘也王雖安處而心不忘崖山念子弟之存沒欲以身往訊者數矣而侍臣達甫謂元兵且叵測力阻乃止每夜焚香祝天悲悽泣神鬼也王出自天潢故躭詩禮業已爲趙氏延如綫之緒造家于漳益思貽穀以詔來裔乃採摭宗規五十三條爲趙氏家範大都忠淳爲

本而崇禮讓敦經術卓有先民遺韻云王先
娶伍氏即太師伍隆起女元兵追急王不忍
舍之去伍以刀擲辿曰大丈夫當爲恢復計
奈何以賤妾故忘祖宗四百年之天下乎言
巳欲自殺王止之而相泣以別先王卒繼娶
陳氏生子二天祿天壽天祿生明官天壽生
文官而爲我 明洪武御極之十有八年文
官出譜牒于御史朱鑑奏請復姓 上報可

且授明宫鴻臚寺序班文官儋州宜倫縣主簿於是人人知積美之趙爲宋宗人矣王葬安德橋之西南山下可二百年而墓道之石闕而未書世孫憲使某備兵甌栝過余而道其事出王手編以阡表請余覽宋元掌故愴焉廢興之感於王事有足多者乃爲之表曰嗚呼此積美趙氏始祖故宋閩冲郡王之墓夫宋社既屋胡運亦消寥寥孱王寄踪草野

乃能保二百餘年之丘隴而衍千萬億之本支雖窮蹙于勝國而昌熾顯揚于我　大明之世是孰爲之哉意者趙宋以忠厚立國故其子孫宜亡而不亡耶抑王之忠誠硠節足以迓天之休耶當其出萬死一生周旋少帝於崖海洪濤中也夫豈不自愛其死爲趙氏宗社計耳及其力戰奪港而出度大事之已去而竄跡逃名於黔首編氓之間豈誠自愛

其死亦爲趙氏宗祀計耳危而衛王生而存宗悠悠蒼天實鑒之矣及讀王所序譜牒與家範諸書諄諄詔其後人以毋墮先德有不必佩印十九章而後爲榮者意念一何遠哉是宜其子孫之繩繩也已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世家者勸且勸趙之子孫焉

田庚堂集卷之二十二終